



魯語五

齊語六

晉語七
八
九

春秋外傳二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韋氏解

叔孫穆子聘於晉

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

晉悼公鄉食之

以饗禮也

樂

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

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鹿鳴之三篇乃後拜樂三也

侯使行人問焉

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焉

曰子以君命鎮撫

弊邑

鎮重也撫安也

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

腆厚也稱從者謙也

不腆之樂

以節之

樂節也

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

大謂肆夏文王也細謂鹿鳴也

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

故貺使臣以大禮

貺賜也

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

所以饗元侯也

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侯牧伯也

鄭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

全作以饗禮見之

況下同

故詩全在於外

詩箋正義皆云懷和為每懷

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縣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比昭今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

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貺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

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叙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皇皇者華君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

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詠謀度詢必當諮之於忠信之人也臣聞之曰和為每

懷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謀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

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也忠信為周言當諮信之人詩云周爰諮謀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元祖田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各征其一事不男女四自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小可天子作師公帥之

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眾也公詩言一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為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眾也大國二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扶元侯諸侯謂次國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是以能征下下無女媿征正也媿惡也今我小侯

賦國中出兵車甲士是以能征下下無女媿征正也媿惡也今我小侯

袁國

袁國注本曰



政詩金作於外

詩箋正義皆云懷和為每懷

見之樂也

文王大明經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

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比日昭今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臣以為肄一業及之故不敢拜

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

詠歌及鹿鳴之三

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

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

貺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

也敢不拜嘉

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

四牡君之所以章使

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叙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

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

也言臣奉使當榮顯於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無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也

詠謀度詢必咨於周敢

不拜教

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詠謀度詢必當諮之於忠信之人也

臣聞之曰和為每

懷

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

咨才為詎

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詎

咨事為謀

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

咨義為度

咨禮義為度度亦謀也

咨親為詢

詢親戚之謀也

忠信為周

言當諮之於忠

信之人詩云周爰諮謀

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六德謂詎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

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三軍而已武子欲

以征不德

師謂六軍之眾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師謂六軍之眾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

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

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眾也大國二卿皆命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贄元侯

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有

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贄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

帥賦以從諸侯

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也

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女媿

征正也媿惡也今我小侯

詩注本自虎通義也中篇

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也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

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為元侯之所元侯所謂作三軍以怒大國無乃

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自是齊楚代討於

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襄公也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

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

葉矣不知其他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郁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叔

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若若裁也不裁於人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

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

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

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康王昭也今王死其

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比皆欲還子服惠伯

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日子之來也

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

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

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喜猶福也聞畏而往聞喪

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

可不自當之故不往弔也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子為先君

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

也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況已

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

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且求除其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

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三心以楚大讎為魯

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也且夫

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

之備則可也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

聞季武子龍衮下方城楚北山也下魯邑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

魯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武子專魯國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也名樂君之於臣其

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

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

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

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

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無亦也

同類同姓也攘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

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子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

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者醒而喜用何傷乎

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治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也追而

子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

既得之矣

此爾雅書之辭也

公未言榮成子曰

恐公怒故先言也

子股肱魯

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下

利猶便也

卞有罪

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

隸役也謁告也

子治歸致祿而不

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治致其邑也

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

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享食也

號之會

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

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

楚公子圍恭王之庶

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

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

子

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辰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

穆子曰楚公子甚美

不大夫矣

美謂服飾盛也

抑君也

似君也

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

惑之

惑疑惟也

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

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

也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

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

禦禁也旅賁掌

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

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

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

士有

陪乘告奔走也

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

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

心矣

有篡國心也

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

入矣

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

夫服心之文也

言心所好身必服之

如龜焉灼其中

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

不復為大夫以會諸

侯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

邾敖楚康王之子麋麋有疾圍繼而殺之葬之于邾諸侯謂之邾敖

季武子伐莒取鄆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

尋宋之盟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

鄆莒邑也

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

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

曰吾為子請於楚

穆子不予梁其蹊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化貝而

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

曰吾為子請於楚

可以免子何愛焉

梁其蹇穆子家臣也衛穆子家

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

命以會大事

大事盟也

而國有罪

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

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

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賄貨求免而成

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也

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

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微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也

安身而為諸侯法矣

貨免之法也

君子是以患作

而不衷將或道之

衷中

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

衷也

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也

且罪非我之由

由武子也

為戮何害

何害於義也

楚人乃赦之

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

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

其人曰可以出矣

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

吾棟也

武子政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也

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

焉

廢筆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也

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

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

平子伐莒取郟莒人愬之於晉昭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不與之盟也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

蠻夷莒也兄弟魯也

其執政貳也

夫失其政者必主母於人魯

失諸侯豈唯魯然

言不獨失魯也

夫失其政者必主母於人魯

懼及焉

必加毒於人也

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

從至晉

子曰然則意如乎

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為上卿

誰為之貳

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

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

椒惠伯名也

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晉政卿韓獻子之子起也

曰夫盟信之要也

要猶結也

晉曰為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閒

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

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虢使叔孫豹發帥賦兵也

躋躋畢行無有處人躋躋躋也以從軍吏次於雍渝雍渝也

地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菜

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菜齊大夫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

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邇比也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

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

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

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

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

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

共命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缶中有一土羊也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

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謂山

土之恠曰犢羊龍神獸也非帶見故曰恠或曰固象食水之恠曰龍罔象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自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

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對曰吾能

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窺得一

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死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

伯之子公父歎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

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

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

客睹父魯大夫也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也羞鼈焉羞進也睹父怒怒鼈也相延食

鼈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也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辭也

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

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

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辭請也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

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

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也曰子弗聞

與齊外乃內之謠

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

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

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忤季孫之怨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也其以歎

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耶僮童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昔聖王之處民

也擇瘠土而處之確瘠也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

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

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向義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王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職也周禮王番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去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維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

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日入監血九御使潔奉禘郊之采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度以知妖祥也

而後即安即就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夜儆百工使無愒命令也

淫而後即安儆戒也工官也愒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也書講

其見在口并服例卷二乃中朝見在口并服例卷二乃中過無憾而後即安愒中世月止日也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

休無日以怠晦真也王后親織玄統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既織統復加之紘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綫者從下而上不結纒冕上覆之者也卿之內子

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

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典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功也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實分五穀布帛之屬也

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向義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也示有尊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王藻天子女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采職也周禮王者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日中孝政與百官之政事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地序次也三君去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維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

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日入臣皿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度以知妖祥也

而後即安即就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祭服者也而後即安即就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惰

淫而後即安儆戒也工官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也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朝受業受事於朝也書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先公後私之義也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

休無日以怠晦真也王后親織方統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既織統復加之紘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綾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紘冕上覆之者卿之內子

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方衣纁裳也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

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功也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官分五穀布帛之屬也

也爾又在下位

下位大夫也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處身

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上言行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也

吾其異而朝夕

修我曰必無廢先人

冀望也而女也修飾也

爾今日胡不自安

欲使我不績而自安

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承奉也以是急墮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

絕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也

志識也

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

祖父昆弟之妻也

康子往

焉闔門與之言

闔門也門也

皆不踰闕

闕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闕而

受徹俎不宴

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不與康子宴飲也

宗不具不繹

又繹

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此言繹者通言也賈侍中去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

繹不盡飫則退

說曰飫宴安私飲也昭謂言飽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

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室妻也

鄉食其宗老

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

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也

而為賦綠衣之三章

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

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

守龜卜人

師亥聞之

亥師

魯樂師之

曰善哉男女之鄉食不及宗臣

賈侍中去男女之鄉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

唐云不過宗人與他姓議

微而昭矣

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

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

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合意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辰守共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辰守共

也爾又在下位

下位大夫也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處身

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言何則有辟故

吾冀而朝夕

修我曰必無廢先人

冀望也而女也修飾也

爾今日胡不自安

欲使我不

也

承奉也以是急墮之心奉

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志識季子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

祖父昆弟之妻也

康子往

焉闔門與之言

闔關也門

皆不踰闕

闕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

受徹俎不宴

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

宗不具不繹

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也繹不盡飫則退

說曰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饒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

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

也

此言繹者通言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

也

繹也

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室妻也

鄉食其宗老

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

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

而為賦綠衣之三章

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

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

守龜卜人

師亥聞之

魯樂師之賢者也

曰善哉男女之饗食不及宗臣

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

昭謂上章所謂徹俎不宴是也

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虞唐云不過宗人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

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

微而昭矣

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

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

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辰守共

先者祀

辱自屈辱共奉

請無瘠色

毀瘠之色也

無洵涕

無聲涕出為洵涕也

無指膺

指叩也膺首也

無真愛容有降服無加服

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

從禮

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

夫

言處女之智不如婦童男之智不如夫也

公父氏之婦智也夫

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

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

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

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相及練終

言之耳禮寡婦不

夜哭遠情欲也

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上下有章夫朝子暮也

吳伐越隋土會稽

會稽山名隋土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

獲骨

焉節專車

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吳子使來好聘

吳子夫差好聘修舊好也

且問之

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以金作次

許有馬金也

發所齋幣於魯大夫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

既徹俎而宴

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

客執骨而

問

因折俎之骨執以問也

曰敢問骨何為大

凡骨何為大者為大

仲尼曰丘聞之昔

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

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

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也

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

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所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社稷之守者

為公侯

封國立社稷而今守之是謂公侯也

比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

尼曰汪芒氏之君也

汪芒長狄之國名也

守封嵎之山者也

封封山嵎嵎山今在吳郡永安

也為漆姓

漆汪芒之氏姓也

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

其國北遷

今孔子為長狄也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

氏長三尺短之至也

焦僥西南蠻之別也

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計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罍其長尺有咫隼鷩鳥也楛木名罍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

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其五吾北土也昔武王克

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其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

焉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箭羽之間也以分大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公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

姓以珎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

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

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金以金帶其外也

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

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在魯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

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

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邠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大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

詩序去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邠為首鄭司農去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

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詩者歌也所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言曰在昔昔曰先民

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勤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去受之於先古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

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

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

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楚恭王能知

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

之今吾子之教官僚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蜀下僚耳非同官

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

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以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周禮近

也謂高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力謂繇役以夫家為數議其於是乎有鰥寡孤疾

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鰥寡孤疾之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金米不是過也其歲

先王以為足足供若欲犯法則

苟而賦又何訪焉苟且也時康子不聽魯

國語卷第五

國語卷第六

齊語

韋氏解

桓公自莒反於齊

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

齊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使鮑叔為宰

鮑叔齊大夫如姓之後鮑勃叔之子叔牙也齊太宰也

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

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

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予木民

弗若也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本也忠

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我法於四方弗若也

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於枹為軍門若

枹許茅金从木

嚴下月

今牙門矣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

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

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

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

桓公曰若何

子對曰請諸魯

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

桓公曰施伯魯君之

謀臣也

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

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

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

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

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

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

莊公將殺管

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

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豐三

浴之

焉

狩畢弋

陳妾數百

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

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

不月長

三

稱妾嬪婦官也

陳列

優笑倡

是以國家不日引

今牙門矣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

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 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

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 宥赦也猶是言為 桓公曰若何

子對曰請諸魯 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 桓公曰施伯魯君之

謀臣也 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 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

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

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

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

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才冠天下也 所在之國則

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

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 授子齊使也 莊公將殺管

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 欲得生自戮之以 若不

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猶未得請也 請生之於是

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豐三

浴之 以香塗身曰 桓公親逆之于郊 逆迎也郊 而與之坐而問

焉 還國與 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 居高臺以 田

狩畢弋 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

唯女是崇 崇高也 九妃六嬪 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

制也姪娣之屬皆 陳妾數百 陳列也 食必梁米肉衣必文繡戎士

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 戎車兵車也

不月長 長益也 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

車也襲 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優笑倡 是以國家不日引 引申也

為此若何也為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

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

更文武之合羣變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變老也比比方也校考合也

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

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比綴以度比比其眾寡也綴連也樽本肇

末樽等也肇正也謂先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也班序顛

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桓公曰

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

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定民之居成

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陵為之終以為而慎用其

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

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

也變易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

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

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閒燕則父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

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

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苦權節其用權平也

沈之均也節節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其善惡也且暮從事施於四

方施其物用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許有以金無

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

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輶馬服謂牛服車也輶馬車也詩云曉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

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暮

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

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

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耨芟耨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勾之宜也耨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

梯柳

及寒擊草莫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莫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

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

槍刈耨耨在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也耨鉏也耨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

功首戴茅蒲身衣襍禊脫解也茅蒲簞笠也襍禊蓑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

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

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

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

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

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

制非周法也工商各三也二工商之鄉六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

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公帥五鄉焉中軍公所帥也國子

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工立三族族屬

趙盾為旄車之族上言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

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桓公曰吾欲從事

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

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擇其善者而

業用之業猶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而敬百姓

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金作則

金作則

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

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

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

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

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

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桓公曰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桓公曰

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十軌

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

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五家為軌故

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

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

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

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為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

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也旅

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是故卒伍牧正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伍之人祭祀同

福死喪同恤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世

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

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居同樂行同和死同

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

方當

以誅無道以屏周室

屏猶

天下大國之

君莫之能禦

禦當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

君

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

質仁

惠解瞭也質性也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竣退

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

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為拳詩云

無拳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

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金作不病不罷五字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待時動不違時也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

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言可立以為大官而授之其

質此言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為大官而授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問

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并以為上

鄉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皆相也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

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能女

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

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

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

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老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老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之相與不偷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墜

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墜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

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

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

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

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

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

帥之下政聽鄉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

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

謫謹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

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

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

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

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

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

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

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

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

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

皮敝巾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

我矣為遊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求衣多

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

好使民鬻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以監其上下之所好也鬻鬻賣也

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

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

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為甲也戟車戟也秘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鞮盾一戟輕罪劓刑之屬鞮盾盾綴

革有文如績小罪適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老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赦

也閒罪刑罰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

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月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

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冶

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惡麤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

小屬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人共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

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

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

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管子對曰以衛

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

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廣陽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

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陶陰陶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

東至于紀鄆紀故紀侯之國鄆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

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謂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

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

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汶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陜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

國金作為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

之荊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荆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

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

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

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汭乘桴濟河併方

也編木曰汭小汭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

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鈎其車備東其馬以渡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

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成周而城之在魯僖十三年

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及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

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由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

路下同

天子金作人君

不來服

嶽北嶽常山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

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也

兵車之

屬六乘車之會三

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於鄆魯僖九年會于榿十三年會於鹹

十六年會於淮

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

諸侯甲不解

累所以盛甲也

不解翳

翳所以蔽兵也

攷無弓服無矢

攷弓衣也服矢也無者無所用也

隱武事行

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

葵丘之會天子使

宰孔致胙於桓公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周之公也胙祭肉也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

武

事祭事也

使孔致胙且有後命

且猶復也

曰以爾自卑勞實謂

爾伯舅無下拜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

桓公召管子而謀

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

見客

客宰孔也

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遠遠也顔眉目之間也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承

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

承受也

恐墮越於下以為天子羞

墮墮

也越

遂下拜

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

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鈎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終也正幅為終旁屬為旒

鈎婁額之鈎樊馬大帶纓當骨削革為之皆以五采刺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

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

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

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

聞之使高子存之

高子齊卿高侯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

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

元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淫見淫略也選數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

曹

廬寄也狄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河以衛之遺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在魯閔二年

桓公城楚丘

以封之

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

其畜散而無育

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

桓

公與之數系馬三百

數系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

依宋序本管子小匡亦誤

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動為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不任用也禮禮也

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罷不任用也幣幣圭以馬也縷綦以為奉奉奉藉

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其以縷也縷縷不用絲取易共也縷縷文也鹿皮四分分散也諸侯之使垂囊而入

囊囊也垂言空而來耜載而歸言重而歸也耜秦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

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也莫之敢背就其

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無不從也與從

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

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

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遠又不至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遠又不至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

萊齊東萊齊東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

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金丘

四者皆厄塞與山戎眾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於諸侯也

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諸夏

扞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

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冑盾也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

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

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會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協附金作附協

國語卷第六

依序本管子小匡亦誤

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

動為救患分災也

是故諸侯歸之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

罷不任用也縷綦以為奉

縷綦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分

鹿皮四分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

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

故又大施忠焉

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

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

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

使關市幾而不征

築葵茲晏負夏領金丘

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

以衛諸夏之地

以衛諸夏之地

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屏

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鼓非也兵事自息且

文事勝矣

國語卷第六

四分者作四行詳見王氏通說四十六葉

諸侯利諸侯稱廣焉

築葵茲晏負夏領金丘

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

以衛諸夏之地

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屏

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鼓非也兵事自息且

文事勝矣

國語卷第六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韋氏解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

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習 止欒共

子曰苟無死

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

吾以子見天

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

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

辭曰成聞之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

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食謂祿也 非父

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

族類也壹事之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也 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人之道也

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

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

私利謂不死為上卿也

許作一金作壹

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為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

貳二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

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

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豐城有似齒牙中有從畫

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說口之為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也

我夏交粹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似粹粹交對也交粹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我復勝晉且懼有口

皆在口也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

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

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也公弗聽遂

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驪姬驪戎君之

女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

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

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

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

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

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

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

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

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史

各注同

繪注同

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孫

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

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此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姐

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姐已有寵於是乎與

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

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也褒姒有寵生

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號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逐

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

人鄩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鄩姒姓禹後也鄩及西戎素與申國偕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日俘

又增其寵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十伐驪龜往離

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人告龜辭往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

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

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若

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

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亡皆其宜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為病也肆侈不

違肆極也極其秦侈無所違避流志而行流放無所不疚無一處不以為疚也是以及

亡而不獲追鑒鑒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

也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是其土又小小於三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

也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是其土又小小於三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

鑑注同

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多

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

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

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又不足以亡國當之

者戕焉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

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也晉國

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器謂鐘鼎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

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狃也狃貪也不能為膏而

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

而已其後二子為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以亂得取眾者聚財也非謀不卒

離下同

時卒盡也三月為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眾不能自免於難衛州吁是也非禮

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盡

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今不

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

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不可謂得人心也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以國向己不可謂知禮也

不度而透求不可謂義透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以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

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

謂天少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透求非義故德義不行也則吾觀

棄人失謀天亦不扶行之以齒牙為棄人不據其安為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助也吾觀

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而勤

迂注同

易之沃美也將不克饗食為人而已饗食也為人士為曰誠莫

如豫豫而後給士為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與夫子誠之也夫子

郭偃也其言皆誠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既驪姬不克

不能服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為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

卻之屬也五立謂公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也本西討獲驪姬以

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為驪娣於男則言妹也

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共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冀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

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凍疾也懸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今蒲坂屈北屈比

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儆備戎狄無耻辱於國也公

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

曰君以驪姬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

伐也與百姓以為百姓也昔者謂古明君也為百姓云為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

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

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

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

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

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

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

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

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

謂好好美好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子也彼得其情以厚其

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

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謂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也

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

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

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

違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

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

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

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

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

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公稱疾不

與使奚齊莅事莅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知意也猛足乃言於太子

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為申子臣也

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言長子也

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

安為孝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也

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間離也

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

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相田獵也翟相國名也氣侵翟相也一之氛氛象也凶曰氛吉日祥歸寢不寐欲寐相也

卻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卻叔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對曰牀第之

不安邪第篲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為

日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相也君意在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

專利而不知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

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忍忍為不義也

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幸微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

忠下冒抵冒言負也君臣上下各廢食其私以縱其回回邪也民各有心

而無所據依據仗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

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為以告公愷乃伐翟相卻叔

虎將乘城乘外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卻

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取無功也被

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驪姬問焉曰吾欲作

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早處

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御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侮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

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為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

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已也精潔不忍辱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難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

精潔日勿辱重債可疾債償也博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僵也不忍人必自

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

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若不知辱

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

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若外殫善而內

辱之無不遷矣

譚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

且吾聞之甚精

必愚

精銳近愚也

精為日勿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

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

公驪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

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

曰夫曲沃君之宗也

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

不可無主宗邑無

公驪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

二屈君之疆也

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

不可無主宗邑無

主則民不威

威畏也

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

北有山戎二屈接之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也伐功也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使俱者一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啓土開曉也

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

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

既遠太子乃生之言

言生也

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

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曾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二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

公

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

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

師未出

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

貳副也

恭以俟嗣

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

位以卿也

是左之也

左猶外也

吾將

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

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

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

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

為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

體四支也

上下左右以相心目

相助

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

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也

上貳代舉

上手也代

更下貳代履

下足也履步也

周旋變動以役心目

役為也

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

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故古之為

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

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非也

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豐有

豐則敵入豐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

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却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

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

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

也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

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

將以害之以得眾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

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

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太伯讓季歷遠

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

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戰

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

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

彊彊彊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

國七

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

之故而以君未終命而不殁殁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

一妾亂百姓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

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

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

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

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況益也

故殺君除民害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

善掩前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沮敗也

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

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

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

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

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黃鉞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而其世不廢祀至

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君欲勿恤其可乎

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

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

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

會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唯

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

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

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

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狄之朝夕苛

我邊鄙臯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狄備故不得牧於田野君之

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

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否也輯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

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狄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乃可厚

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備倉廩不盈四

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

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

之衣偏之以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

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

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眾也故告之以離心而

左傳杜注阻礙也與此異

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編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

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

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

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馭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三言也雖盡敵

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

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臯

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

對曰非也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

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

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

年同以愛立所愛疑決之以下筮愛疑愛同也龜曰卜著曰筮子無謀吾

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

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

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

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令於太子不為薄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

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曰敬賢

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孺子勉之乎勉為孝君子曰善處父子

之閒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

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

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半也金玦以兵決事也狐突歎曰以庵衣純雜色曰庵純德謂太子也而玦

狐突計作微我金玦水我

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缺猶離也銑猶麗灑寒也言於太子無溫潤也雖

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為兵

也故為兵要缺所以圖事決計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隱兵要遠

災隱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太子遠災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

桑稷桑阜落狄地也狄人出逆逆拒申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

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於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

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妾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

於死惠順也去避美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

乎惠於眾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况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

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

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袞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慰

也撫之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諧在中矣君故生心非本意故
言生雖蝎蛄諧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諧從中起如不戰
心也而反我罪滋厚也滋益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
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君子
曰善深謀也

國語卷第七終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韋氏解

反自稷桑處五年

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

驪姬謂公曰吾

聞申生之謀愈深

謀謀公

曰吾固告君曰得眾

日往眾

不利焉能勝狄

眾若不利焉肯

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

矜大

狐突不順故不出

狐突申生之戎御也

吾聞之申生甚好信

而彊

彊彊禦也信

又失言於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

失

許眾以取國也

二言不可食眾不可弭

弭食偽也

是以深謀君若

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

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

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

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

子為我

具特羊之饗特也凡牲一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也郵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

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蓋我教茲

暇豫事君茲此里克也暇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吾

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

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枯有謗優施

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辟去也奠置夜半召優施曰曩

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

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

子吾不忍秉執君志以殺道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中立其

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旦而里克見不鄭夜半召優施曰

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

不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惜惜

言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以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然也拒之亦固太子以

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

可間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

也况益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且

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子將何如不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

為心心以君里克曰弑君以為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

唐尚書云為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為

誤也

與案登猶食也言不食
而寢也伐檀傳孰食日餘
大東傳饋孰食日餘
叔齊饋以夕食二字音
義各殊章注乃指而合
之一說疑其本作饋字之
誤也

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奚齊非也
君辭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闕廉之廉此說近之
長廉以驕心因驕

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之心因抑撓志以從

君為廢人以自利也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

驪姬以君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子吾力不能為也將伏也伏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諧

福齊姜申生母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

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鳩于酒寘置也寘董于肉董鳥公至

召申生獻獻獻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申生恐而出

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公命

殺杜原款原款申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杜原款將死

使小臣圍告于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圍曰款也不才寡智

款下同

不敏敏達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

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小心狷介

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是以言至而無所

訟之也言讒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然款也不敢愛

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讒人驪姬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

不反讒反謂覆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死

不遷情彊也遷易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

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

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

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

釋解也歸於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

趣誰鄉人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也曰有父忍之況國

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

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

經于新城之廟維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

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

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

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

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

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闞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闞閻士也楚謂伯楚寺人

披之字也於懷公時為勃鞞狄北狄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西貝華晉大夫梁宋言胙姓

之國伯冏也唐尚書曰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八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

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栢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

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

通至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

也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

卷之四

許作子金作薛子

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日勿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

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

之為其無不成諸侯所為故無不成也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

夷吾亦出奔處狄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去盍從吾兄竄於

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同

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

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女故親吾君也

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

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為君居梁

四年在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仲之後號公醜也廟宮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

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

龍襲於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史噐號太史也對

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該為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

也之神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繇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告

也賀舟之僑告諸舟之僑號大夫其族曰眾謂號不父吾乃今知

之以其賀君不度而賀大國之龍襲於已也何瘳度揆也大國

也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龍襲焉曰服龍襲入小國傲

大國龍襲焉曰誅傲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違君命也

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

所以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

云謂晉相不云云云毛傳曰云
旋也左傳二十九年傳晉不鄰
矣其謂云之杜注曰云猶旋也
崇旋與還同云故猶言還救
也云謂云為言失之

人賀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去救
之云言吾不忍俟也將行也行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適晉在魯閔二年也
後六年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

也諫虞公勿假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

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除閻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閻昧之

謂怒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求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閻

不除矣謂已之所惡而以施人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

親謂虢也虞太王之後虢王季之申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

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

能久本謂忠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

三月虞吳乃亡晉滅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曰攻虢何月也宜用對曰童謡

有之童謡童子也曰丙之辰龍尾伏辰丙丙子也辰辰日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

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

武也交龍曰旂均同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

奔均同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

號公醜奔京師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遇宰周公

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也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

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故輕致

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囊而入使至者勸而叛者慕

與宋皇匡也皇即匡之假借字暇音是皇言不暇匡晉也詩四國是皇皇毛傳曰皇匡也是其義

凍以金本

懷之以典三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

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東牲為盟馬皮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

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前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

也譬言之如室既鎮其荒矣荒荒也又何加諭已成也又何必焉吾聞之

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

施惠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疏也而暇晉是皇不暇

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君無懼矣其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以為城

而汾河凍澮以為渠四渚水名也澮池也戎狄之民實環之環繞汪是

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

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釋其閉修

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其君子失心鮮不夭

昏天折也昏狂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又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太子

二十六年獻公卒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生荀息

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傳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

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

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

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

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

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以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

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

焉得之里克告平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平

鄭曰荀息謂何荀息有對也荀息曰死之平鄭日子勉之夫二

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為子行之助行其事謂使狄援秦之

屬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歆累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

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又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也立其薄

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狄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尚可以得重賂也厚者可使無入於己厚者可不

得言晉可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可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我者利之

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死之廢義我則利不

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

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也誣罔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

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命皆奔去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也使百姓

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

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

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

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

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我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

平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子秦既

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

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既

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

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

勞民易為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鉢道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

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

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道守民民也導

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以喪為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

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道守民民不我

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

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

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

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

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泣喪以

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泣臨也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

鄰固定也親眾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苟眾所利鄰

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

城午呂甥卻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為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

晉大夫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

也無常無也常心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安也幸苟君之子唯其

索之也索求也所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

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謂外

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

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

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立

立嗣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

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于秦乎秦親晉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大夫

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

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吾裔紹繼也

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土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

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也羣臣莫

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

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胄後也以主其祭祀

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間之也其

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

受君之重貶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也貶賜也晉國其誰

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

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

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

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執紼也紼秦公子子顯也執紼敏且

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命

墜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可否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執紼弔公子

重耳于狄曰寡君使執紼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

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

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

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

仁道然後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

我人誰以我為信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有也我從外徼倖

而求之誰謂我信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

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也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執紼退弔公子夷

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

我矣勤我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

亡人不可以猶潔猶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

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

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執紼曰中大夫里克與我

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萬畝也平鄭與我

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嶺名君苟輔我蔑天命

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

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也君實具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

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亡人之所

懷挾纓纓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纓馬纓也纓馬腹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

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不敢當公

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執紼反致命穆公曰吾與

實金作縣注同

韓詩傳見周禮玉府注

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役為後也役貪起而

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不貪利國家也公子執紼曰

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

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

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

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

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

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

無怨於國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

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國語卷第八終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

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平也

輿人誦之

也

不歌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偽善為佞佞謂里平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

也喪詐之見詐果喪其賂

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

狃終逢其咎

謂惠公也狃怙也

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興謂平鄭也

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既里平死

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平鄭

禍公隕於韓

禍公隕於韓

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

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

也

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故云眾口禍福之門

是以君子省眾而動

動行也監戒而謀

謀度而行

監察也度揆也察眾口以為戒謀事揆義乃行之

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

省不倦

考校也

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

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

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

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為不聽正以

不見聽信為不誠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

傲倖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

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爾有所有也猗兮違兮

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土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

二七歲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圍也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也鎮撫國

家為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為也君

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之故行不

可不慎也必或知之言有善於中必播於外揚於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

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

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數

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道也魄兆見而民志隨之光明之曜

也紀言以叙之敘述也述意以道守之道守開導也明曜以昭之不至

何待欲先道守者行乎先道守為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

鎮芮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先為君謀而諫使

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

之罰不祥羅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羅天之禍

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

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平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而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為子君者不亦

難乎平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

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謂報平鄭之聘也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

屬內作晉君必出謂報平鄭之聘也穆公使冷至報問冷至秦且

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客冷至也將行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

薄而報厚薄禮幣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

難是故殺平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共華賈華叔堅

驪歆累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不豹出奔秦豹平鄭子

平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

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子使於秦可哉可入

也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去

也其將見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已誤平鄭將待禍也賜曰孰

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困

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

姑待死子共賜也平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

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

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

其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謂里不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

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勝敗

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平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平約以禍故而去其國誰

能出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在魯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眾莫

不知無禮背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平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

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補乏薦薦饑道也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進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公孫

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早而聽於

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子之苟眾不說

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眾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不

若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

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歸不反之也

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號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

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疆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

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

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

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也

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百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

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公曰射號射公曰

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

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

慶金作

之金作之

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號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公車

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者眾公曰

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秦依秦入也煩已為秦所立饑食其

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愠怒也晉莫不怠

受其施也怠惰也鬪士是故眾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快也歸秦必狃快

而輕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戰曰昔君

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

眾欲戰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

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

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

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

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

置而不遂擊手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

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

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

哉殺其內主謂里平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

天乎云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

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

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

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

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

君遂止于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

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執

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擗諸侯擗交以歸則國家多隱

隱惡也恐知國家開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

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

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

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執紼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

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

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

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

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制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笑諸

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

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

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

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

公而質子圍子圍惠公適子懷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使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卻乞晉大

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

圍也欲今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圍言父子避位以感羣下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

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饒也呂甥致眾

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卹卹謂在外血憂也而羣臣是憂

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也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為

可以還君 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

為君援征稅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圍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

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

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

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

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不憚征繕

以立孺子曰必報讎交夾也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也其

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

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

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

也不思不思大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圍是故云故言其君子則

析曰下同

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

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

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曰君

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雞彘醢牛侯伯之禮也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今

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

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

也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也

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

曹是犯也曹慙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

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

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不

戰慶鄭諫公使與秦濯若公降心而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言不用又乘鄭小馬不用良故敗

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

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

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

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

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非曰不可我能行之

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

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成而反

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乎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

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圍若伐秦必殺之不

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

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非曰夫君政刑是以治

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

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

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

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

令死次行列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誤眾死今鄭

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

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

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

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惡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

械標傳趣趨也

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

秦乃召重耳

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

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

高粱晉地而授重耳實為

文公

夫

國語卷第九終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